

余光中^{作品}

一无所有

，
却拥有一切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余光中

作品

一无所有，
却拥有一切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一无所有，却拥有一切 / 余光中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9

(余光中散文精选)

ISBN 978-7-5594-1095-5

I. ①一… II. ①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7614号

中文简体版通过成都天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经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授权北京九志天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大陆地区发行。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转载。

书 名	一无所有，却拥有一切
作 者	余光中
策 划 出 品	九志天达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策 划 编 辑	罗婧芝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10.25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1095-5
定 价	4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辑一 师友过从

第十七个诞辰 / 002

云开见月 / 034

用伤口唱歌的诗人 / 051

亦秀亦豪的健笔 / 064

爱弹低调的高手 / 078

一块彩石就能补天吗？ / 089

仲夏夜之噩梦 / 096

另一段城南旧事 / 104

辑二 诗论文论

- 猛虎和蔷薇 / 114
诗人与天文 / 120
再见，虚无！ / 132
老得好漂亮 / 149
现代诗怎么变？ / 162
民歌的常与变 / 169
破画欲出的淋漓元气 / 178
诗与音乐 / 210
星空无限蓝 / 232
含英吐华译家事 / 241

辑三 谐趣文章

- 给莎士比亚的一封信 / 250
横行的洋文 / 256
鸡同鸭讲 / 265
你的耳朵特别名贵？ / 269
假如我有九条命 / 274
娓娓与喋喋 / 280
饶了我的耳朵吧，音乐 / 285
我是余光中的秘书 / 296
戏孔三题 / 305
谁能叫世界停止三秒？ / 309

辑
一

师友过从

第十七个诞辰

叶珊几度来信，说现代诗在台湾的历史，先后已近二十年，在屈原沉江之日，“各家各派”的作者如果能平静地回顾并检讨一番，应该不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又说要我以蓝星诗社“掌门人”的身份，参加这一次的回顾。最初我要他去请夏菁，另一位“掌门人”，来写这篇文章。他回信说，夏菁遁迹江湖，封剑日久，手头又缺翔实的资料，因此无意出山，结论当然是不放过我。两年来，我浪游海外，山隐丹佛，挥笔无非蟹行，摇舌且多音节，除了回肠萦心的故国以外，对于许多事情，包括所谓现代诗，都看得相当之淡，正如叶珊自己也常说的，“没有诗，照样活得下去”。这样的心情下，要我大动笔墨，旧创复发式地回顾起来，说什么也是不胜任的。何况这几年来，我对于侠客式，不，乞丐式的无酬写稿，早已深恶痛绝，认为编者于此，是助纣为虐，作

者于此，是姑息养奸。至于剑一出鞘，锋芒所及，不免又要伤人，更是仁者不为，智者不取的愚行。

然而我还是答应了叶珊。所谓“答应”，当初只是摇摇舌头，轻松得很。如今限期将至，一摇舌成为千挥笔，虽然“这是知更鸟的日子”，知更在落基山里叫我去玩，也只好毁了一个周末，闭户下扃，大孵其豆芽了。这就是文艺青年所谓的“人生的荒谬”。

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做两件事：第一，是回溯蓝星诗社的种种；第二，是稍稍检讨现代诗的去，并隐隐眺望现代诗的未来。我要在此声明的是：第一，文中的言论只是我个人的偏见与狂想，并不代表蓝星诗社。第二，他乡做客，剪报存书只能留守台北的书斋，因此手头毫无参考资料，也因此，许多事实，尤其是日期，都无法叙述得精确可靠。如有谬误，将来一定补正。第三，去国二年，国内诗坛近况，虽间获书刊窥其一二，毕竟隔海看山，仙踪茫然，不足为凭。因此我的评论所及，应以一九六九年夏天为止，过此则有臆测之嫌。第四，这篇文章的剑法，以阴柔为主，无血无痛，点到为止，无意深入。二十年后，天下的豪侠应可封剑论

道。分胜负是虚荣，决死生是愚妄。第五，本文提到的人名太多，为省篇幅，不及一一尊称女士或先生，尚请原谅。第六，诗是我的初恋，但不一定成为我的末恋。近年来，我的艺术兴趣，从翻译到批评到散文，从西洋画到古典音乐到摇滚乐，虽说与诗并行不悖，毕竟不是纯诗的了。所以如此，潜意识上也许是对缪斯的一种“报复”，要向她证明一点，就是，天下之美，不尽在此。加以我近年来对诗的组织，很少参加，对办诗刊，很少兴趣，朋友们当可领略此中之“淡”。至少久矣我不复有“刊物等于领土”之幻觉。则此时此地，我再来谈诗，如有逆耳之言，该非违心之论吧？

我是在一九五四年年初，几乎同时认识钟鼎文、覃子豪和夏菁的。那时正值纪弦初组现代诗社，口号很响，从者甚众，几乎三分诗坛有其二。一时子豪沉不住气，便和鼎文去厦门街看我，透露另组诗社之意。结果是一个初春（好像是三月）的晚上，我们三个人和邓禹平在郑州路夏菁的寓所，有一次聚餐。蓝星诗社就在那张餐桌上诞生。当时夏菁曾函邀蓉子参加，蓉子有事未去，因此蓝星诗社的发起人，名义上说来，便只有鼎文、子豪、禹平、夏菁和我。

一开始，我们似乎就有一个默契，那就是，我们要组织的，本质上便是一个不讲组织的诗社。基于这个认识，我们也就从未推选什么社长，更未通过什么大纲，宣扬什么主义。大致上，我们的结合是针对纪弦的一个“反动”。纪弦要移植西洋的现代诗到中国的土壤上来，我们非常反对。我们虽不以直承中国诗的传统为己任，可是也不愿意贸然做所谓“横的移植”。纪弦要打倒抒情，而以主知为创作的原则，我们的作风则倾向抒情。纪弦要放逐韵文，而用散文为诗的工具。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反应不太一致，只是觉得，在界说含混的“散文”一词的纵容下，不知要误了多少文字欠通的青年作者而已。

子豪一开始就喜欢幻想，堂堂如蓝星诗社应该有一套基本的理论，因此在聚会的时候他几度提出自己的理论，似乎希望大家接受，成为诗社的信条。幸好鼎文、禹平、夏菁屡加阻止，他才作罢。鼎文一向不好理论，禹平富于四川人的幽默感，夏菁则一闻主义长派别短就不快乐。事实上，子豪也是四川人，所以私下夏菁常对我说：“这是以蜀制蜀。”每次听了，我都忍不住要笑。

当时众人在餐桌上议定，编辑的事务采轮流方式，每人负责一期。可是这种轮流制，如果欠缺成熟的民主训练和责任感，往往是行不通的。子豪自告奋勇，不久在《公论报》上洽得一块园地，便逐期编起《蓝星周刊》来了。当时和他接触的作者很多，其中也有好些是参加了纪弦的现代派的。这些人很自然经常在两人之间走动，对于子豪和纪弦之间的冷战心情，不免越扣越紧。子豪主编《蓝星周刊》，既然集稿有方，编辑甚力，又乐之不疲，其他的四个人久之也就采取默认的态度了。事实上，鼎文和禹平都相当懒，禹平当时已经少产，鼎文后来也渐渐减产；夏青和我，发表的刊物很少，我自己更负责编《文学杂志》的诗作，两人对于印刷和销路皆不理想的《公论报》，可谓兴趣缺缺。子豪几乎是独力经营《蓝星周刊》，实在是很自然的结果。

至于“蓝星”这个名字，倒是子豪想出来的。那年夏天，大家经常在中山堂的露天茶座聚会，一面饮茶，一面谈诗，并传阅彼此的新作。有一天，众人苦思社名不得，子豪忽然说：“就叫蓝星如何？”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叫蓝星，大家也没有多加推敲，一时就通过了。当时各人的作品

也许大半不够成熟，可是写得都很认真，也很多产，聚会的时候，常有人带新作去传观，因此很有相互激励的意味。现在回忆起来，觉得那真是一个天真而且可爱的时期，也许幼稚些，可是并不空虚。

过了不久，蓉子就常常出现了。添了一位女诗人，我们的聚会就更多彩多姿。可是那时罗门还在纪弦的旗下，冲劲很猛，似乎他们夫妇两位，在文坛上的步伐不大一致。这情形，一直要到一九五八年罗门脱离现代派并加入蓝星时，才告终止。同一时间，梁云坡、司徒卫两位也不时出现，且偶有刊稿。在子豪那一面，经常和他接触而和其他社友较少往还的，有白荻、向明、沉思、彭捷、辛郁、叶泥、彭邦楨、袁德星、朱家骏（即后来的朱桥）等好多位。

稍后一点，大约在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之间，夏菁把季子介绍给大家，可是要说到对于诗社的影响，则这位新人远不如同时出现的吴望尧和黄用。望尧的出现，大约比黄用要早一年，不过望尧的热和黄用的冷，前者的好逞幻想和后者的善于分析，在对照之下，大大地丰富了蓝星的视域。黄用于诗，才学都高，尤富批判的能力。一开始，他就对蓝星

不整齐的阵容颇为不满，而于子豪在翻译和诗学上的表现，尤不敬佩。平心而论，子豪的创作，每有可取之处，晚年渐入佳境，亦更大有可观，可是他的外文和诗学，以言翻译和理论，终觉勉强，却又不知藏拙，因此在《论现代诗》一类的书中，错误百出。

因为黄用的加入，蓝星对现代的论战，一时军容大壮。一九五七年的夏天，蓝星同人又在中和乡夏菁的家中，议定要办一个季刊，由鼎文、子豪、夏菁和我各编一期。不知怎么一来，子豪筹到一笔钱，又演成他一人独编之局。他在封面上大书“覃子豪主编”五个字，令众人都不高兴。夏菁与我引此相戒，所以后来我们主持编务的时候，都不肯自己出面，只将光荣归于全社。

子豪既编《蓝星诗选》季刊，便将《公论报》的《蓝星周刊》交给了我。在我主编周刊将近一年的期间，我还负责《文学杂志》和《文星》的诗作一栏，一时相当繁忙。主编周刊的经验，是憎喜参半的；憎，是因为《公论报》的纸张和印刷都比别的报纸差，误排既多，每星期五出刊后又往往会忘了送五十份赠刊给我，还要我亲自去报社领取；喜，

是因为投稿的作者很是踊跃，佳作亦多，编起来也就有声有色。当时经常出现，且有不少是初次出现，在周刊上的名字，包括向明、阮囊、夏菁、望尧、黄用、张建、叶珊、复虹、周梦蝶、唐剑霞、袁德星、金狄等多人。其中的金狄，是我台大外文系同学蔡绍班的笔名，他现在加拿大，常用本名在《中副》上发表哲学性的小品。唯弦、洛夫、辛郁、管管诸人出现得较少，原因是他们的作品，和上述其他诗人的作品一样，我往往移用到《文学杂志》上去。这时我和子豪合作得很愉快。两人在诗坛上的渊源相异，交际的圈子不同，不过对于新人的欣赏，大体上趋于一致，所以上列这张名单上可以自豪的名字，十之七八亦出现在《蓝星诗选》上面。

同时，透过子豪的关系，《宜兰青年》上更开辟了《蓝星》分刊，由朱家骏主编。到底是朱桥的“前身”，编出来的这份分刊，已颇不俗。其实当时发表蓝星同人作品的刊物很多，初不限于诗社自己的“机关报”；这些“友刊”包括《中副》《文学杂志》《文星诗页》《创世纪》《南北笛》等等。有一次望尧还用了“巴雷”的笔名，在纪弦主编的

《现代》上刊出了好几首怪诗，事后非常得意，好像是达成了一次间谍任务一样。

这时诗坛上有一个很美丽的现象：不少作者颇能发挥个性，创造自己独立的风格。也许今日回顾起来，那些作品显得粗些或者嫩些，或者天真得“不够现代”，可是大半生命饱满，元气淋漓，流露着可爱的本色，和稍后一段时期正宗现代主义产品的哽咽作态，大不相同。模仿甚至抄袭，不是没有，例如纪弦、子豪、愁予、唯弦等的作品，便是当时一般“盗写”的对象，不过比起今日的抄袭成风，面目依稀来，还是清新得多。

一九五八年夏天，先有罗门脱离现代派来归，继有“蓝星诗奖”的颁发和鼎文的宣布退出诗坛，一时蓝星诗社的动态，非常“新闻”。罗门的投奔蓝星，很是戏剧化。他不但就此退出现代派，还是在《蓝星诗选》上发表文章，申明他所以退出的理由，并且向纪弦掷出一只铁手套。当时元气充沛的纪弦，一定比周瑜还要生气。七月一日，为了庆祝《蓝星周刊》二百期纪念，我们在中山堂颁发“蓝星诗奖”给吴望尧、黄用、唯弦和罗门。诗奖的雕塑由杨英风设计，梁实

秋颁奖，子豪主席，我致颂辞。那天观礼的人很多，包括《文学杂志》主编夏济安和现代派的重要人物方思。事后夏济安把我的颂辞刊在他的杂志上。得奖作者的阵容，显示这是蓝星“联创抗现”的一项政策。当时子豪和我不免沾沾自喜，坐在后排的方思则笑得非常复杂。我已经记不清那天禹平有没有出席，只记得轮到鼎文致辞的时候，他忽然宣布说从此他要退出诗坛。众人惊讶之余，都认为他选上社庆的这个场合来这么一个戏剧性的声明，未免不太适合。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鼎文当时为什么要说这一席话。一说那是由于子豪凡事喜欢独揽，这话可能有几分真实性。不过鼎文一般活动很多，写诗在他只能算是次要之务，算是一种间歇性的喷发，子豪则于诗为专，也难怪他要独揽。

同年十月，我来美国念书，好像《蓝星周刊》也就停刊了。我将《文学杂志》的诗交给夏菁，《文星诗页》则交给子豪。同年十二月，望尧和夏菁创办《蓝星诗页》，由夏菁主编。这份小刊物，编排灵巧新颖，不但省却装订，而且方便邮寄，一时很得读者喜爱。一九五九年我回国后不久，夏菁便把这份“小蓝星”交给我编。我编了很久，又给罗

门、蓉子伉俪合编，他们编得比我出色，过了一个时期，又还给我。直到一九六四年我来美讲学，才再度由罗门、蓉子接编，之后又给王宪阳主编，不久好像也就停刊了。这份诗页，除了偶或中辍，一直按月出版，一度还增加篇幅到两张甚至两张半，也就等于八版到十版。它每期的篇幅虽然显得相当迷你，可是加起来的总篇幅，恐怕比任何大型的诗刊都少不了太多。而由于一期篇幅有限，编起来也较能集中、精练，而且美观。这时，常在诗页上刊登作品的诗人，除了在周刊时代的旧人以外，更出现曹介直、陈东阳、王宪阳、吴宏一、菩提、郑林、王渝、蜀弓、楚风、白浪萍、方良、蓝采、方莘、高准、旷中玉、刘延湘、周英雄、曹逢甫、李国彬等的名字。笔名的流行，使作者阵容显得比较实际上的要壮阔些：例如胡筠便是复虹，汶津便是张健，商略是唐剑霞，浮尘子是曹介直，女诗人专号上的聂敏是我自己。

就在我出国的时候，大约是一九四八年的春天，蓝星内部发生了一次不小的齟齬。其时黄用以批评家的锋芒和青年人的锐气，在他的四周颇吸引了一些少壮的作者，而与他往来最密的，则是叶珊和洛夫。三人对子豪的欠缺敬意，时